

人文歷史

「我的丈夫、摯友，人民的醫生」

蘇菲回憶馬海德

何雁



▲馬海德晚年照片

「這個病怎麼傳染呢？」
「比如，病人皮膚有破損流血，我也有破損流血，兩個人握手，就會傳染。」蘇菲比畫着說：「夫妻生活、一起吃飯，都不傳染。麻風病醫生不容易，人家有病找醫生，我們是醫生找病人。有的病人不肯接受檢查，怕村裡人知道了，把他趕到山上去。家中一人患麻風，這一家子每

「麻風病防治方面，馬大夫的貢獻是什麼？」我問。
「麻風是一種慢性傳染病，」蘇菲表情嚴肅起來：「麻風桿菌侵害皮膚、神經，病人樣子特別可怕，眼睛爛，眉毛掉，手像雞爪，一節節潰爛。人們歧視麻風病人，甚至把病人活埋、火燒。麻風村建在荒山老林，高高的圍牆，像監獄似的，是被社會拋棄的一個地方。」
「馬大夫的最大功勞，是一九八〇年，他從國外引進強效聯合藥劑。這種藥是免費的，三種藥一起吃，四十八小時後不傳染，每月吃一次，一年即可斷根。這樣，就不用把病人隔離起來，而轉變為社會防治。」
「過去，醫生給麻風病人看病，要穿隔離服，只留兩個眼睛，全副武裝，特別恐怖。馬大夫帶頭，只穿普通白大褂。一次，馬大夫去麻風院看望病人，他伸出手來，病人不敢握。馬大夫硬把他手拽出來，握在手裡。病人流淚了，他說：馬大夫，這麼多年，只有你握了我的手！」

「我過去也怕麻風病，」蘇菲笑着壓低聲音：「我悄悄問他，你真的有把握嗎？他說，你想，一家人住在一起，一人得麻風，夫妻倆一起睡覺，生孩子，多少年後，才發現老婆是麻風病。如果容易傳染的話，應該是一家人，不會是一個人。」
馬海德逝世前一年，一九八七年，中國麻風病患從建國初期五十多萬人，減少到七萬人。「馬大夫提出，中國要在二〇〇〇年基本消滅麻風病。這個目標達到了嗎？」
「達到了。但是基本消滅，不等於徹底消滅。雲南、貴州、四川，還有西藏，這四個省還沒有完全達標。現在全國每年發現一千多病例，已經不是大問題。馬大夫一生無怨無悔，對中國麻風病防治工作，付出很多心血。當

「道說，剛才請她跳舞，太冒昧了！」
「後來，慢慢熟悉了。宋慶齡很能考驗他，有時給他打電話，今天有朋友到你的診所聚會。他把牌子一掛，停診！診所成了中共地下黨組織一個聯絡點。」
一九三六年，宋慶齡推薦馬海德與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一起，抵達中國農工農紅軍臨時駐地保安，毛澤東接見了他們。斯諾完成採訪離開陝北，出版轟動世界的《西行漫記》。馬海德留了下來，在延安國際和平醫院與八路軍軍醫部工作，毛澤東任命他為全軍醫務顧問。
三年後，上海電影演員蘇菲，抱着抗日救國理想奔赴延安，成為魯迅藝術學院學生。一到延安，她就認識了馬海德。「第一次見到馬大夫，他給您什麼印象？」我問。
「第一次見到他，他給我看病。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外國人。他長得很帥，穿著裝，戴軍帽，大裏腿；背着一個



易·艾黎：結婚，需錢。艾黎特別大方，一下子寄來兩百塊大洋。」
「馬大夫很體貼嗎？」
「體貼得過分。我在女大讀書，每天土豆不削皮，打一桶延河水洗了，一切四半，大筐子倒進鍋裡煮。小米飯就這些菜，生活很苦。馬大夫有個伙夫，叫王鐵牛。每逢禮拜六我回家，他就到老鄉家買一隻雞，燉一鍋雞湯，油乎乎的，他不能吃。馬大夫特別生氣。」
「我最怕打雷。有一次打雷，他從病房跑到窗洞看我，看他是醫生，懂得很多知識。對一個女人來講，真是特別依靠。怎麼說呢，靠，靠，靠，在他懷裡睡一輪，挺安逸的。他是一個好丈夫，也是好父親。」

馬海德與宋慶齡之間的友誼，延續近半個世紀。
蘇菲深情地回憶說：「北京和平解放，宋慶齡住在西單方巾巷，有一棟兩層樓房。有一天，說要見我們。馬大夫、我，還有孩子，三個人去見她，在客廳裏。過一會兒，她從樓梯下來，穿一件淺藍色旗袍，衣襟上別着一塊手絹，還有兩朵白蘭花，頭髮黑亮，梳成一個髮髻。真漂亮！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。」
「她用檀香味兒的香水，品味高級了。她特別文雅，不像我們，高興了，咧開嘴大笑，她是抿着嘴笑。真的，在中國女性裡，她是最漂亮的一個。」
「那時，我兒子五歲。她對孩子好，送了一件紫紅色羊毛衫，是從上海帶來的。以後，她住在這附近，就經常見面了。她的待遇是最高的，毛主席工資是五百，她也是五百。她經常要見外賓，請外賓可以報銷。所以，請外賓時，經常叫上我們去吃一頓。」
「她家有放映機，難得看到外國原版電影。比如《魂斷藍橋》，我不知看了多少遍；還有《飄》，哇，這上哪兒去看啊，一直看到夜裡兩點。高興極了！她惦记着孩子，經常寄《兒童時代》給我的孩子。逢年過節，比如中秋節，上海給她寄來月餅，她用盤子擺好了，四個一盤，放上幾個石榴，再擺上幾朵花生，這麼一大盤，叫張師傅端着來。張師傅是廚房採購的，人特別老實，按電鈴就一下，很有教養。我一聽，就知道了。我說，張師傅來了，去開門吧。」

「宋慶齡很體貼人。有一年中秋節，上海送來大團蟹，她最愛吃，請我們過去。吃的時候，端給每人一個玻璃小碗，上面漂着一朵菊花。我兒子呢，像手平的，也吃。宋慶齡自己不吃，老看着他，希望幼馬能嘗手平的。兩人對視以後，她悄悄地說，勿好得吃，這是上海話，不要喝這個。她怕孩子不聽，把碗裡的水喝了，這是洗手的！」
蘇菲開心地笑着：「她繼續說下去：『文化大革命』期間，宋慶齡差不多每天都有紙條，

讓張師傅送給馬大夫。真可惜，所有的紙條都燒掉了，一張也沒有留下。她在紙條底下說明，看完後一定要燒掉。這些都是她內心要說的話。有時，我在旁邊，馬大夫看完以後，有時我把火柴拿來。我問，她說什麼呀？馬大夫有時說，有時也不說。比如說一句，愛潑斯坦被抓了，關在秦城監獄裡。其實，她特別不喜歡江青，也提到政治上的事與事，有她對『文化大革命』的評論。她把我們當成自己最貼心的人，來往很多，一直到她去世。」
「去世那天晚上，馬大夫、我，還有我兒子在家等着，吳院長、顧大夫在她跟前搶救，隨時給電話消息。最後來電話說，要嚇氣了，你們快過來一下！我們跑啊，三個人簡直像飛跑，一口氣爬上樓。宋慶齡已經閉上眼睛，睜開眼看了我們一眼，又閉上了，什麼也沒說，就走了。沒有辦法，到最後很慘，身上腫的，哎！蘇菲嘆了一口氣，用手拭去眼角的淚珠。」

與斯諾的友誼
我切換了話題：「一九七一年一月，斯諾在瑞士病危。中國政府派了醫療小組前往搶救，馬大夫是領隊。他們之間的交往一定很深。」
蘇菲說：「斯諾每次來中國，總是先到北京。到了北京，先到我們家。有關他此次訪華目的，毛主席見他，會提一些什麼問題，他想要談一些什麼問題，都要跟馬大夫商量。」
「有一次，斯諾來了。恰巧，馬大夫帶隊去地方防治性病。他在北京飯店給我打電話，一定要見我。我此時的心情，猶如後海的湖水，許久未能平靜。」

伊諾託我帶給你一條圍巾，還有一瓶香水。我說，你來吃晚飯吧。我兒子與我，陪他一起吃飯，還喝了點紅酒。飯後，他站在門口，照相機掛在胸前，一下子昏倒在地。心口吐血了。我特別緊張，趕快讓我兒子陪着他，到皮膚病性病研究所，找醫生清洗，趕快叫車，送他回北京。我第二天通知，毛主席要見他。斯諾腦袋上貼塊膠布，太難看了。他打電話問我怎麼辦，我說，你趕快過來吧，問醫生給你弄小一點。下午，毛主席接見他，問他怎麼搞的，他實事實說了。毛主席聽了，哈哈大笑。他說，你呀你，人家丈夫不在家，你去幹什麼。這是斯諾原話告訴我的，把我也笑壞了。」蘇菲揚揚嘴，滿臉漲得通紅。
「斯諾定居瑞士，馬大夫與我在他家住過三天，知道他經濟拮据。斯諾來中國，我對他說，埃德，你幹嗎什麼都要自己付，如果我招待你，你完全可以不付房租。我家保姆特別喜歡他。一九六〇年困難時期，他來過一次。我們不知道怎麼招待他好，我向衛生部匯報，批了一個條子，可以買三斤肉。我對婦女合作社買了一條肉，肥瘦不一。的時候，他碰我，這肉哪來的？我當然不能告訴他。我說，買的呀，這不可能去偷啊。」我倆一起大笑起來。

「斯諾嚙氣時，抱着馬大夫的頭說，喬治，我很羨慕你選擇的道路。這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，這句話含義很深。」蘇菲眼圈又紅了，「當年馬大夫與斯諾一起去保安。三個月後，他們告別時，馬大夫說，埃德，我決定留下來。我問過馬大夫，你當時怎麼想的？他說，這個隊伍需要我，至於留下來多少年，是否一輩子，根本不考慮這個。」
「馬大夫去頭幾年，我特別忙，忙馬海德基金會的事。各省辦麻風病學習班，我都去參加，跟學員們一起住下來，坐在小板凳上聽課。有人說，你這麼大年紀，多累啊。我不懂課，他活着，也不讓我參與。他說，麻風病防治工作，太苦了！現在，從我到我重孫子，全家去麻風院慰問，已經成爲家庭傳統。」
訪問過後，穿過曲折迴廊，打開一扇紅漆大門，眼前是一泓湖水，隨着微風，盪漾開來。我此時的心情，猶如後海的湖水，許久未能平靜。」

「斯諾託我帶給你一條圍巾，還有一瓶香水。我說，你來吃晚飯吧。我兒子與我，陪他一起吃飯，還喝了點紅酒。飯後，他站在門口，照相機掛在胸前，一下子昏倒在地。心口吐血了。我特別緊張，趕快讓我兒子陪着他，到皮膚病性病研究所，找醫生清洗，趕快叫車，送他回北京。我第二天通知，毛主席要見他。斯諾腦袋上貼塊膠布，太難看了。他打電話問我怎麼辦，我說，你趕快過來吧，問醫生給你弄小一點。下午，毛主席接見他，問他怎麼搞的，他實事實說了。毛主席聽了，哈哈大笑。他說，你呀你，人家丈夫不在家，你去幹什麼。這是斯諾原話告訴我的，把我也笑壞了。」蘇菲揚揚嘴，滿臉漲得通紅。
「斯諾定居瑞士，馬大夫與我在他家住過三天，知道他經濟拮据。斯諾來中國，我對他說，埃德，你幹嗎什麼都要自己付，如果我招待你，你完全可以不付房租。我家保姆特別喜歡他。一九六〇年困難時期，他來過一次。我們不知道怎麼招待他好，我向衛生部匯報，批了一個條子，可以買三斤肉。我對婦女合作社買了一條肉，肥瘦不一。的時候，他碰我，這肉哪來的？我當然不能告訴他。我說，買的呀，這不可能去偷啊。」我倆一起大笑起來。」

- 1.一九四四年，馬海德（左）與毛澤東在延安機場
- 2.一九八二年，農曆正月初一，馬海德到河北望都麻風病院看望病人
- 3.一九六四年，馬海德夫婦與老友斯諾（左）在北京重逢
- 4.一九八七年，馬海德（右二）七十七壽辰，與妻子蘇菲、孫女馬嵐、孫子馬駿等共度生辰
- 5.馬海德、蘇菲夫婦與阿洛夫（左）在延安合影
- 6.一九七九年九月，宋慶齡（左二）設家宴爲馬海德祝壽。右爲格蘭尼奇，他們是三十年代結交的老朋友
- 7.一九四五年，兒子幼馬兩歲時與父母合照

